

清季藏書四大家考 (四) 高祺燾

第五章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

一、傳 略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主人瞿鏞，字子雍，江蘇常熟人，歲貢生。素日為人慷慨好義，樂於施與，頗能秉承世家風。

父紹基，字厚培，別字蔭棠，生於乾隆三十七年，卒於道光十六年（西元一七七二——一八三六），年六十五歲。瞿氏係出唐代金紫光祿大夫瞿昉之後。雍正間，析常熟為昭文縣，送寄籍昭文。紹基力學工文，後來補博士弟子員，因得獲享公費待遇，曾六次參加鄉試，皆未及第，乃援成例，授以江蘇陽湖縣學訓導之職。到任未及一載，而學中諸生，皆稱頌其賢明有德，不愧人師。

紹基秉性孝悌，養親至孝，友愛手足；族人有病歿者，輒代為撫育孤弱，甚至為之籌措嫁娶，視如己出。在鄉里間，亦能敦親睦鄰，守望相助，並率先奉行，蔚為風氣。凡鄉邑中有天災，百姓育於饑寒，紹基則如同身受，已饑已溺，必施捨衣食醫藥，以賑濟災民。道光十三年，常熟水災，瞿氏即設廠施粥，其他善舉，不勝細舉。凡鄉邑舉辦重要設施，不論是否親與其事，紹基必慷慨巨貲，以表贊助。要之，樂善好施，不讓於人，然絕無絲毫得色。

紹基胸次渾厚，以詩書傳家，似從不知人世尚有任何機詐等事，與人交遊，則以義理相砥礪；教導子弟，必以孝悌，家居切戒嬉笑喧嘩，日用器物放置必各有定所，可見家教嚴明。

紹基平居戒絕一切無益逸樂，惟以種花莳草自娛，全為文人雅士之風範；其最大嗜好，則為聚書、讀書而已，黃廷鑑「恬裕齋藏書記」謂其「讀書樂道，嘗繪檢書圖以寓志」，是為真切入理之見。

鏞有二子：長名秉淵，字敏之；次名秉清，字溶之。皆為諸生。

秉清有子啓甲，民國二年曾任北京國會議員。

啓甲有子熙邦，平日耳濡目染，自總角之年，亦知腹讀古籍，嗜之如命。

二、遞藏源流

瞿氏聚書，始於紹基，而成於子雍。瞿氏以耕讀傳家，瞿有經史填籍，紹基自歸隱後，更大力蒐購典籍，恬裕齋藏書記有云：「廣購四部，旁搜金石，歷十年，積書十萬卷」，其藏書之所，即為湯門外南塘胥里村之恬裕齋。瞿氏以此名其書樓，乃自取遵彥謹慎以自勉之意。黃廷鑑為所撰藏書記文中謂其：「引養引恬，又曰垂裕後昆謂之恬，是能蹈夫道以安其身也謂之裕，是必畜其德以裕諸後者也。」

嘉慶時，適遇同邑藏書家張金吾之愛日精廬，與陳探之稽瑞樓競相搜求善本，互爭高下。兩人交好，相從甚密，每有得書，則共相賞奇辨疑，甚至通假有無，然兩人志趣所在不同。張氏收藏專意於經籍而兼愛宋元人之文集；陳氏則專收史志而旁及說部；其大較以網羅散佚，存亡繼絕為宗旨。而兩家所藏多為清初同邑大藏書家錢謙益絳雲樓與毛晉汲古閣之舊藏故物，然道光時張氏身歿，藏書佚散。陳氏無子，歿後書亦星散，故紹基趁機選擇兩氏所藏為世所珍之宋元善本，約取其半，增置槧架，恬裕齋藏書，遂甲於東南一帶。據常熟黃廷鑑在道光庚子（二十年）所撰「恬裕齋藏書記」所記瞿氏藏書之盛況，則知正屬旭日東昇之際。此時適值鴉片戰爭，英軍侵入浙江，乘火打劫，登范氏天一閣擷取一統志及其他地志等珍藏，四百年悠久歷史之天一閣因而一蹶不振。兩家境況形成強烈對照。紹基曾撰「恬裕齋藏書志」四卷，然並未刊行，僅有鈔本流傳。

瞿氏藏書在紹基之手已奠立雄厚基礎。紹基於道光十六年歿後，子鏞承繼先人遺志，搜羅珍籍佚本，愈加勤奮，使累世收藏，益增光輝。鏞尤喜金石文字之學，辨析精當，曾仿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之例，編成「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二十四卷，收書十萬餘卷，每書之後，載其行款，陳其同異，考訂精審，以見宋元本之至善，另尚有：續海虞文苑詩苑稿、續金石萃編稿、集古印譜、鐵琴銅劍樓稿等。

道光五年，東南藏書家秦斗、吳縣黃丕烈歿後，其土禮居藏書歸於吳縣汪士鐘藝芸書舍。但好景不常，道光咸豐間，汪氏藏書又陸續散出，當時有部分珍籍為聊城楊以增得去，貯於海源閣。另有部分則為上海郁松年之宜稼堂所得，而於太平軍咸豐庚申（十年）之亂時，又輾轉歸於瞿氏。王獻唐氏在「海源閣藏書之過去現在」一文謂：「汪士鐘藝芸書舍之書，於咸豐庚申（十年）以前，全部散佚。一歸於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一歸於上海郁氏宜稼堂。」於是汪氏所收於黃丕烈之百宋一廬、周香岩之水月亭、袁壽階之五研樓、顧之遠之小讀書堆等家之宋元舊契，亦為其所得。鏞之蒐輯日益豐贍，遂將藏書室改名為鐵琴銅劍樓。

瞿儲個人喜於藏書，更教訓二子愛護書籍，並常諄諄告戒書借人之習，引用唐代杜暹教子惜書之詩句誦告二子，詩有云：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爲不孝。其子秉淵、秉清，自幼即受如此庭訓，耳濡目染，自有所好，即使其甥張瑛，亦頗受其薰染。

秉淵、秉清更能紹述父、祖之志，旁搜博采，日積月累，藏書益富，力追前賢。洪楊之亂，江浙之間，大多藏家如范氏天一閣、汪氏振綺堂等，均遭損毀，甚或一蹶不振。然瞿氏鐵琴銅劍樓之藏書，因有賢能子孫，不計生命安危，扶書避難，幸未蒙受嚴重損失，珍秘藏本，得以維護不墜。據常昭合志稿所記云：「當粵寇之難，邑中藏書，大半毀失。秉淵兄弟，獨不避艱險，載赴江北。寇退載歸，維略有散亡，而珍秘之本，保護未失。」載書歸里之後，乃繪「虹月歸來圖」以記此次大難之幸。

秉淵表兄張瑛曾撰「虹月歸來圖記」，文中更細述太平天國之亂時，秉淵兄弟負書奔逃，借書如命所歷之艱辛。其記云：「咸豐庚申（十年）四月，粵寇陷蘇州，吾邑瞿氏家世藏書，開警，敬之、潛之昆仲，檢世所罕有者，分置邳北之荷花澗、西之桑壩及香塘角；又取經部寄於周涇張氏。八月，常熟陷，親至各處捆載，舍去十之二三，擇千餘種，一寄歸市董氏，再寄張市秦氏，復運至鹿阿唐氏。已而土寇蜂起，復運至定心潭蘇氏。同治元年十二月，吾邑首先反正，四鄉蹂躪殆遍。瞿氏之書，一劫於甯里，再劫於香塘角，所存僅蘇氏一處，乃更擇宋元刊及秘鈔精校本，彙集十夾板。二年二月，渡江藏之海門（江蘇之縣名）大洪鎮；五月，寇退，載書歸里。幸存者，計若干種，可謂艱矣。」

瞿氏雖歷盡戰爭流離，然能於喪亂之後，趁江南各地藏書，一時俱出之際，因利乘便，有餘力購藏各家精鈔之本，與聊城楊氏海源閣，南北遙峙，欣欣向榮。

其實，自常熟錢氏絳雲樓遭火之後，江南藏家應首推瞿氏，其藏書多宋元舊槧及罕見孤本，在清初已著聲譽，並獲高宗之垂愛，遊幸江南時曾蒙臨幸。乾隆卅八年四庫開館編修四庫全書，瞿氏進呈藏書之多，與鄞縣范氏天一閣所獻藏書相埒，而冠於當時諸藏家。覺迷撰「談鐵琴銅劍樓藏書」云：「高宗數次南巡，曾以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之富，一度臨幸。……蓋瞿氏藏書，歷有數代，故宋元精槧，與一切孤本，爲世人未經見者，瞿氏多有之。德宗在日，好鑒秘藏，亦以瞿氏藏書多爲大內所無。光緒年間，至派侍郎四人，註節樓中，從事搜討。其中秘籍，凡大內所未有者，借之進呈，備爲宸覽。曾有一書，爲德宗所賞識，欲得其書，至賞瞿氏後裔，以三品京堂。並發帑三十萬兩，以易其書。瞿氏後人，則以先朝頒有詔書，仍不奉詔。德宗格於祖訓，竟亦無如之何。」由此可知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在清季確居有相當地位，同時亦可表明藏家不畏權勢之態度，可謂爲書林嘉話。

另有值得稱道之處，即爲瞿氏深諳於書籍保存整理之法，能注意到書庫之管理方法，每年皆有定期曝書，以防潮、防蟲，保護所藏。「談鐵琴銅劍樓藏書」一文又云：「平日有人管理，每歲必取出一曝，而曝書有一定時日，故所藏書，因保存與曝書得法，能歷久不壞。又因管理有人，歷久不失，即宋元舊槧，視之一如新裝，而無一部散佚。此爲海門藏書家所未見者也。」

尤爲可貴之處，爲瞿氏書藏，不自珍秘，所有藏書，均允許外人在書樓內檢閱，甚至供應膳食，可謂嘉惠士林，義行可風，此種周到措施較諸今日之公共圖書館尤有過之。「談鐵琴銅劍樓藏書」一文又云：「有嗜書之人，欲觀珍秘者，瞿氏亦許入樓參閱；但不許假出，而於閱書之人，闢有專室，供人飽覽，且供茶水饌食。」民國十六年，上海涵芬樓影印四部叢刊，共有三四八種，其所據底本除以涵芬樓所藏善本爲主，尙就江南圖書館、江安傅氏雙鑑樓、烏程劉氏嘉業堂等名家秘笈，選擇採錄，而取自瞿氏鐵琴銅劍樓者，約有八十餘種，如宋刊市箱本毛詩二十卷、宋建安余氏刊本春秋公羊傳解詁十二卷、元刊本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三卷綱領一卷等珍秘之本等，可見其子孫能善守所藏，亦足證明其以書籍爲天下之公器，不吝通假，樂與士林分澗之襟抱。

清季四大藏書家，其碩果僅存者，唯得瞿氏，民國初年，政局不定，十三年時，蘇浙軍閥大戰，瞿氏將藏書運赴上海，皮莽無失。十九年間，常熟公民控告該樓主人瞿啓甲售書外人。教育部以瞿氏藏書，爲國內四大藏家之一，尙將此項典籍，流出國外，殊爲可惜。經該部分咨財政部、上海特別市政府，並訓令上海市教育局，分別查禁。嗣經蔡元培、張元濟諸先生查證，瞿氏售書，確非事實，而此風波始告平息。

三、藏書印記

瞿氏藏書印記常見者有下列諸方：

「鐵琴銅劍樓」（白文長方） 「紹基秘笈」（白文朱方） 「古里瞿氏」（白文長方） 「古里瞿氏記」（白文橫方） 「虞山瞿紹基藏書之印」（朱文方印） 「瞿氏鑒藏金石記」（白文長方） 「恬裕齋鏡之氏珍贖印」（朱文方印） 「菴里瞿鑄」（朱白方印） 「瞿印秉淵」（白文朱方） 「瞿印秉沂」（白文朱方） 「瞿印秉清」（白文朱方） 「瞿印秉科」（白文朱方） 「瞿印秉冲」（白文朱方） 「瞿潤印」（白文朱方） 「瞿啓甲印」（白文朱方） 「瞿啓文」（白文朱方） （待續）